

古詩十九首上

研完

賀揚靈著

古詩十九首之研究

光華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印刷
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出版

[實銀二角]

古詩
十九首
之首
研究

著者

賀揚靈

印刷者

光華書局

發行者

光華書局

總發行所

光華書局
上海四馬路
版權所有

序

古詩十九首，是拙著古詩叢談中的一部份。我看牠已夠有三萬言，故特地抽出來獨立出版。我去年流落在武昌城裏度暑，鬱居無聊，常於飯後茶餘，將書箱中積存的雜亂故稿，關於古詩方面的，曾耗去兩個多月的時光，揮了好幾身的熱汗，纔一一整理成帙。

這份稿子，我本早抱着野心，要將牠「付之梨棗」，爭奈一以各坊所出版的國學叢書，層見叠出，已足汗牛充棟，似煩不着我
■ 湊鬧熱，蹭躡這些珍貴的紙墨；再以國內已有了多少名師宿

需，羽明在那里做這種整理國學的工作，我，我是一個無名的後生小子，又怎敢不自量力地來湊熱鬧呢？我所以遲遲不敢出版者，也是爲的這個原故。今却不顧一切，竟敢出此，實在是慚愧！慚愧得要死！！

死！死！寫到這里，我却別有所感，禁不住心酸淚下！迴憶前年暑假在家中，有一天晚上，在後園裏乘涼，我跟着我的爺爺媽媽姑姑妹妹，圍坐在一塊草地上啜瓜啜茗，談談笑笑，備嘗團聚之樂；我媽最歡喜聽人吟詩，她叫我吟詩給她聽聽消悶；我就將古詩十九首，一句句的低徊沈吟，一句句的迴環解釋，每吟解到「遊子不顧返」「遊子寒無衣」等句，她總是嗚咽地說道：

「靈兒！我今年屈指已有了四十五歲，一生只有你這一塊血肉，你年年飄零在外，飽經了無限的風霜雨雪，兒女情長的我，爲你，念你，已經將我滿頭的華髮愁白了幾絲！靈兒，幾時纔望到你出人頭地呢？……」

說完了，她悲不可抑，兩泡淚珠已凝住在眼角邊盤旋，念著兒女面前，又怕引起我和妹妹的悲傷終不敢流下來，仍是咽下肚子裏去……

那時，月影朦朧，四圍唧唧的蛙聲，恰近與池塘裏格格的蛙聲相應，有如嘆息然。當時情景，格外覺得淒涼，恐怖……個個都低下了頭來，一聲不語，各有無限的沉思。頑皮不知世事的弱

妹，正揮着扇在替媽撲風，這時，不知爲的什麼，也凝眸癡望着我們，扇也記不着揮了。

唉！重重往事，還如昨日一樣的情景，如今爺也無恙，姑也無恙，妹也無恙，月仍是兩年前故鄉朦朧的月，我，仍是兩年前異地飄零的我，十九首的古詩，仍是一樣地可以沈吟，一樣地可以解，可以聽，可是愛聽的人，已不知何處去了？！

媽！我親愛的媽！正是去年北雁南飛的時節，碧雲漫天，黃葉蓋地，一遭慘惡的風雨，堂前萱草，飄零成塵，從此後，一杯黃土，竟成爲我媽的長眠地了！！

唉！媽！我這生恨不能摧毀這幾本殘書，擺脫一切，回家做

個守墓兒，架屋數椽於那蕭蕭白楊的東山下，朝朝暮暮，躑躅沈吟於我媽的墓前，長慰你的孤寂——唉！死者已矣！那管你知音不知；但得長此沈吟，亦還可以當哭呢！

媽！何堪回首話當年！我已成了世間一個不幸的兒子，還讀什麼書？半肩行李，何如歸去？媽！此書出後，我歸來！我快歸來！！

一九二六，八，十九於南昌冠鰲亭中

文 藝 叢 著

文藝論集	郭沫若	九角
文藝論集	郁達夫	五角
小說論	郁達夫	二角半
戲曲論	余心	二角半
戲劇短論	徐公美	五角半
水彩畫概論	倪貽德	三角
羅斯金之 藝術論	劉思訓	二角半

目次

古詩十九首的作問題

古詩十九首所著之時代考

古詩十九首藝術上的鑒賞

古詩十九首與各家之擬作

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問題

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問題，疑雲疑雨，迄今已有了幾千年，還是紛紜傳說，莫知誰是誰非？有的說完全是西漢時人做的；有的說有一部分是東漢時人做的……終不得一個顛撲不破的解答。我們看蕭梁所撰諸書，關於古詩作者的討論，可得兩種先後不同的論調——

(一) 置之於疑辭：

古詩十九首在文選上，昭明編牠在李陵詩之上，李善曾有註云：『並云古詩，蓋不知作者；或云枚乘，疑不能明也。詩云：

「驅車上東門」，又云：「遊戲宛與洛」，此則辭兼東都，非盡是乘，明矣。昭明以失其姓氏，故編在李陵之上。」而在鍾嶸詩品上，亦覺似無可考；他說：

「古詩，其體原出於國風。陸機所擬十四首，文溫以麗，意悲而遠，驚心動魄，可謂幾乎一字千金！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，雖多哀怨，頗爲總集。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。客從遠方來，編袖垂華實，亦爲驚絕矣！人代冥滅，而清音獨遠，悲夫！」

由此看來，一則以失其姓氏，一則以人代冥滅，二者皆以爲不可考，故置於疑辭之列。

(二) 成爲定論：

在昭明鍾嶸，都以為古詩作者無從肯定，只得闕疑；而在文心雕龍和玉臺新詠上面，又漸由疑似，而進為定論。看文心雕龍明詩篇有云：

「古詩佳麗，或稱枚叔？其孤竹一篇，則傅毅之辭。」

「或稱枚叔」一語，是古詩十九首的作者「枚乘，在當時還是一種傳說；若孤竹一篇，當已肯定是「傅毅之辭」了。徐孝穆之玉臺新詠，則錄雜詩九首：如西北有高樓，東城高且長，行行重行行，涉江採芙蓉，青青河畔草，蘭若生春陽，庭前有奇樹，迢迢牽牛星，明月何皎皎等，都認為是枚乘所作。而「冉冉孤生竹」一篇，又錄入古詩八首中，並不註明是傅毅之辭。且「蘭若生春陽」

，亦不載於文選。是古詩十九首的作者，在徐孝穆之時，已由傳說而成爲定論了。

以上兩點，都沒有充分的證據，我們亦莫衷一是。在文選善所註，原是因人而言。若徐孝穆以那九首爲枚乘作，亦未必有所據。玉臺新詠是個選本，選多選少，原是隨人所好，沒有一定的標準和精意。考陸機所擬十四首詩中，已經有了「驅車上東門」，「遊戲宛與洛」兩篇，他統名之曰「雜擬」；是「雜」之一字，已足證實古詩不是一人所作，更不是枚乘所作了。卽枚乘一生曾作過詩否？或者還成問題？這一層，詩品上已載有明文——

「自王楊枚馬之徒，詞賦競爽，而吟咏靡聞。」

所謂枚者，即是枚乘。乘只以辭賦著稱，而「吟咏靡聞」那句話，簡直不認他有什麼詩作。由此我們知道：在齊梁以前，古詩十九首的作者，尚沒有枚乘那一說；文心雕龍說：「古詩佳麗，或稱枚叔？」可知枚乘一說，在當時原是一種疑辭，不過一班人看得古詩這樣佳麗，便胡猜着是「競辭藻」的枚乘所作罷了。

蕭統和劉勰，并是同一時代的人，他們都否認枚乘所作那一說；朱竹垞玉臺新詠序云——

「徐陵少仕於梁，爲昭明諸臣後進。」

那時孝穆還是一個後進少年，所撰之玉臺新詠，以古詩爲乘所作，或者是據前輩之傳說而定之，亦未可知？

這樣看來，古詩十九首的作者，是由前代傳說，展轉而成爲定論的。有如神話傳說，在當初，還是以訛傳訛，積久便弄假成

陳沆之詩比興箋，亦附和玉臺新詠，以史證詩，認爲枚乘所作，究亦不知何所據而云？還是捕風捉影，強詩就事，真是無謂之極了！

古人詩，我們不能說是全無所託；但一定要這樣謎語相猜，猜來猜去，也是飄蓬無繫，渺不得一些根蒂。詩，有的有牠歷史背影的存在，我們是很承認的；若必如陳沆那樣的牽強附會地去求，那末，東西兩漢如枚乘那樣遭遇的人，豈少也哉？說牠是枚

乘所作可，說牠是他與枚乘同一遭遇的人所作，又何嘗不可呢？古今這樣以史證詩的人，真不知千千萬萬，多是靠不住的。詩經楚辭，是古來遺下兩部最好的文學，也曾被那輩封建制度下的箋註家，弄得烏烟瘴氣，莫名其妙了！

古詩十九首，原是逐臣棄妻，朋友闊絕，遊子他鄉，死生新故之感，或寓言，或顯言，或反覆言之，初亦無奇關之思，驚險之句，并非一人一時之作，我們又何能硬說是枚乘所作呢？以下不妨將陳沆詩比興箋中之枚乘詩箋附錄於後：

古詩十九首，文心雕龍曰：古詩佳麗，或云枚叔？其孤竹一簫，則傅毅之詞，比采而推，其兩漢之作乎？李善亦以一驅車上